

# 银河咏叹调

——石家庄市青年改革者报告文学集



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员会 编印  
石家庄市文联

# 银河咏叹调

——石家庄市青年改革者  
(报告文学集)

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员会 编印  
石家 庄 市 文 联

# 肩负起时代的责任（代序）

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 郜永堂

近几年来，在改革和四化建设事业中，涌现出一批有作为的青年企业家。他们致力改革、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立志成才的灿烂业绩，反映了我国当代青年的精神风貌。本集中的七位青年厂长（经理）的生动事迹充分说明：改革不仅对青年提出了新的历史责任，还为青年开辟了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在这广阔天地里，青年只要充分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是一定能够大有作为的。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要求人们破除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旧观念，树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观念。青年应当率先与那些陈腐的旧观念、旧传统和旧习惯彻底决裂，从观念上、心理上、思维方式上适应全面改革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并且以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精神投身到各项改革实践中去。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支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是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中间环节，是四化建设重任的承担者和后继者。响应祖国的召唤，肩负起时代的责任，表现出青年应有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风貌，是社会主义建设中青年运动的光荣传统。在改革

的实践中，全市青年应该发扬光大这种传统，刻苦自励、奋发图强、开拓奋进，以振兴祖国每一寸土地的责任感去对待自己的工作、劳动和生活，把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建筑在努力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基础之上，成为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奋发进取、建功立业的新一代。

全面改革的深入发展，对青年的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这一要求，全市青年都要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科学文化技术知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好公民。

改革需要青年，青年有志于改革，宏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发展，为我们开辟了光辉灿烂的前途，未来永远是属于青年的。祝愿全市青年更加努力拼搏的工作，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光辉业绩！

## 目 录

春天永驻人间.....	南 山 ( 1 )
面对三十岁的人生.....	尹 璞 ( 22 )
时代骄子.....	赵国兴 ( 36 )
绿色的无花果.....	张春才 周彦斌 贾宝生 ( 58 )
一个女企业家的道路.....	牧 川 ( 78 )
洪洲·洪洲.....	周彦斌 贾宝生 ( 94 )
起飞，在古朴的土地上.....	魏冕星 ( 109 )
银河咏叹调（中篇）.....	余炳年 ( 126 )



## 春天永驻人间

南　　山

—

第一次和姑娘约会，小伙子会是一种什么心情呢？紧张、激动、甜蜜，亦或还有些迷惘……

他在室内来回走动着，期待着这种神秘的一刻的突然降临。

一步，一步……踱了一个来回又一个来回。

她怎么还不来呀？

约定见面的时间早已到了，他不免几分紧张，或许激动，还有几分空寂！

一阵惋惜感陡地涌上心头。时间能这样流走么？昨天一

下班，他赶到市图书馆去查一份资料，晚到了几分钟，就不让进去了。佇立在图书馆的大门外，他怅然若失。最怕失去的，是时间。能拽住时间的纤绳吆？

此刻，命运却把他拽进这间房里，心烦却又不能离开。听说最烦、最累的是搞对象。他开始身体力行了，刚迈步就尝到滋味。这滋味不好受。

“笃。笃。”敲门声。

他的心一咯噔。啊，她来了。心跳陡地加速。他慌忙地收住了脚步，落在桌旁的一张椅子上，正襟危坐。

她怎么进来？介绍人说了什么又走了？他全模模糊糊。只听得“砰”地一声门响，房间里就只剩下他和她。

一片沉默。

孕育着热烈和爆发的沉默。

姑娘略显大方。头一扭，甩了一下辫子，斜睨的目光向对方作了悄悄的飞快的一瞥。

一瞥尽收眼底。姑娘，你够厉害的！

小伙子有点奇。头一次见面，穿着劳动布裤子。膝盖上的两个补丁象两只惶惶的眼睛。眼睛向姑娘表露着：这位“补丁”的时间、精力、兴趣，都搁在另外一个地方。

鲜明的色彩啊！

“色彩即思想，即性格。”姑娘蓦地想起这句话。这位俄罗斯大画家列宾的话说得对。她喜欢小伙子的坦露的思想，直率的性格。她暗自庆幸。

第一印象不错。

沉默只是少许。话匣子早已打开了。姑娘在察言观色，不时地提几个问题。

“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

小伙子微微一笑，借机向姑娘回报一瞥。但未看清。却已感到姑娘不凡。问话象一道试题，尖锐、严肃、充溢着当今的时代精神。他略一思忖，侃侃而论：

“人，应该对得起这个时代；应该能给时代留下一点值得纪念的东西。”

阔论！却也入耳。姑娘的心弦被轻柔地弹拨了一下。真的，人不可貌相。面前的这“补丁”是个“内秀”！

一抹红润涌上姑娘的脸颊。姑娘心灵的湖水涌起了第一个波浪。兴致更浓，再提一个问题。

“你认为，人最高兴的时候是什么？”

是什么？他突然想到了苦恼。他现在只有苦恼啊。他所在的石家庄油脂化工厂太落后了。污垢、噪音、混乱，仅烟尘造成的环境污染已超过现实标准的十四倍。上面要罚款，下面有怨声。近乎三十年代的手工式操作，出大力、流大汗，职工性的矽肺病……他真想改变这个面貌。他才是肥皂车间的一名维修工。别人笑话他们“瞎操这份心”，他不管。只盼成功的那一天。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才是真的最高兴的时候。听得姑娘提出这个问题，完全不用加以思索。他的回答脱口而出：

“当你无论从事的什么工作有了创造，这项创造给人们带来福音的时候，社会拥护他，人们尊重他，也是他最高兴的时候。”

姑娘莞尔一笑。这也是姑娘的心里话。她的心中有个标准，男性的美，该是他的品德和事业上，在他对人类和社会的杰出贡献的闪光中。

问得别致，答得高雅。一来一往是和谐的。

初识的陌感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了。男女“对象”的第一眼和第一次谈话是这样重要。也许，就是其中的一、二句话起了关键作用，征服了对方的最初感情。他们俩正是如此。双方感情的潮水同时柔和而又欢快地流动起来。

一拍即合。

接下去的谈话，从工厂到社会，从文学到电影，都十分投机。俩人竟都喜欢刘晓庆，而并不推崇陈冲。腻歪那些反映爱情的作品中的追呀、吻呀。爱情并不是要整天泡在一起。物质的只是暂时的，精神的才是永恒的。

姑娘的眼前升起一缕玫瑰色。

这“补丁”，有个性、有头脑。他懂得人生的价值，并在充实地奋斗着。他懂得生活的美学、又自我乐在其中。啊，他，象个男子汉！

姑娘啊，这不正是你寻觅的心中的目标吗？

小伙真是“内秀”，似乎已窥到姑娘心中的语言，又补充了一句：

“即使能谈，我以后也可能不常常见面。我在维修组，还想搞点革新。不常常见面，你能同意吗？”

傻小伙！姑娘不比你懂得少。“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姑娘没言语。只是朝他送来深深的一瞥，然后抿嘴一笑。这一瞥复杂吗？小伙呀，太简单、明瞭了。这是姑娘在向你祝福。她已悄悄地抽出了心中那第一缕爱恋的丝线……

## 二

“笃。笃。笃。”有人敲门。

他忙放下手中画图的铅笔，走了过去。

门，轻轻地拉开一条缝。姑娘一侧身闪了进来。

他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她顺势靠在他宽厚的胸脯上。一阵已经成熟了热烈而爆发的沉默。他从沉默中走出来，看看姑娘。姑娘更美了。面庞清秀，身体颀长。一对美丽的眼睛，一转悠一个点子。两片薄薄的嘴唇，一翕动一堆词儿。她可会讲了。也难怪，她是拖拉机配件厂的车间团支部书记。她叫耿淑芬。

“给。”淑芬从随身带来的挎包里抽出两本书。这正是他急需的。真是雪中送炭。淑芬，你真好。他抬眼看着她，给她一个会心的感激和微笑，旋即抽出笔，在书的扉页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关哲。

淑芬回敬一个笑涡，然后作答。语言在这时是多余的。此处无声胜有声。她呀，已默默地心照不宣地为他承担了某种责任。

一个有主见的姑娘。她理解了他的现在。因为她了解了他的过去。她要帮助他一起走向未来。关哲的过去，他的童年、少年，并没有金子一样的光泽。

……一九六六年。他十二岁。这是一个仍可以向爸爸、妈妈撒娇的年岁。可是，他不能了。他推出一辆自行车向街上走去。

路灯苍茫的光辉闪烁地撒向街面。他跨上车去。“咣”！他摔倒了。他太矮了，还跨不到坐垫上。两脚离地，车就倒

了。

一位老汉走过来，扶起他，又帮他扶起车。

“你这小孩，怎么一个人学骑车呢？叫你家大人来扶着点。”

大人在哪里？爸爸在“牛棚”。妈妈被“扫地出门”，赶到乡下。家中只剩下他和八岁的小妹妹。他的肩膀稚嫩，却要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他还要给“牛棚”中的爸爸送饭。学骑车是为了送饭。

咬咬牙，他又上车了。

“咣！”又摔倒了。鼻青脸肿。爬起来再上……

他最终胜利了。逆境培养自信，苦难磨练坚韧。生活第一次教给他，面对困难时唯有前进才能胜利的信念。上！双脚离地，车轮飞起来了……

日子仍就日难捱的。这一天，学校贴出“告示”，复课闹革命。他欢天喜地地牵着妹妹的手，向学校走去。

“滚开，狗崽子！”刚进校门，就被喝住了。

“让我们进去读书吧！”他苦苦哀求。

“你，狗眼瞎啦！狗崽子一律禁止入校。”

兄妹俩畏缩着，惊恐地倚向墙角。突然妹妹抱着哥哥嚎啕大哭。哥哥两手护着妹妹，没有泪水，木然地佇立着。他恨恨地扫了“告示”一眼，牵着妹妹的手，回转身来，一步一步走回家。

有病在家的妈妈，张开双臂，把小兄妹俩搂了过来。妈妈哭了。泪珠象断线似的珍珠往下落。多少时辰过去了。泪珠不落了。小关哲抬起头来，妈妈的眼直直地，没有忧伤，没有悲痛，痴了，啊，他害怕了。

“妈妈，你会干什么呢？……”

夜，披着黑色的纱巾在房间里狞笑着。

突然，妈妈起床，摸出一个药瓶。一粒药丸倒在手上，就要往嘴里送了。

“啊！”小关哲大喊一声，从床上跳了起来。他早已暗中窥探妈妈的行动。他一步窜过去，双手紧紧抱住妈妈拿药的手！“妈呀！……”

妈妈惊呆了。当她醒悟过来时，一把搂住儿子，“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妹妹也惊醒了。母子三人抱成一团，断肠似地呜咽起来……

早晨，被哭醒了。一缕阳光透过窗户轻轻地抚慰着悲恸了一夜的娘儿仨。妈妈抬起袖管，抹去眼角的泪滴。这时，她惊奇地发现，她这小小年纪的儿子，具有面对逆境时那种强者特有的智慧和胆识。

那么，他长大以后呢？

淑芬听他断断续续地讲这些，陪着他一起感叹，一起流泪。姑娘也有过同样的逆境，有过同样的心灵。这些，如今竟成了孕育并蒂莲的土壤。她的泪水止不住地流着，抚慰着他的心灵的创伤，也给他注入了内在的力量。两对深情的眸子凝视着，传递着爱慕和感激，凝聚了深情和幸福。泪水，有时凝结忧伤，有时也孕育欢乐。

淑芬知道，现在还不能欢乐。她已看到了他的这种智慧和胆识。她要尽她的力量，使这种智慧和胆识更加闪光。他们的未来在那里。

未来在召唤。



## 绿色的无花果

张春才 周彦斌 贾宝生

“吱扭”，院门开了。

好一条汉子哟，膀阔腰粗，四方大脸，敦敦实实的。

他，站在门里，以一种揣度的眼神望着我。

这就是刘秋喜？运输六场的场长？全市闻名的青年企业家？在我的想象中，他应当是灵气的，风流倜傥的，气度非凡的。青年企业家嘛！

你看他，大热的天，穿一身蓝装，上衣系着三个扣子，裸露着泛着红晕的脖子，下衣的裤腿往上卷卷着，实在是不

“干吧！拧油桶盖。”

一个个油桶象一个个满身污垢的散兵游勇。这是生产肥皂的原料。拧盖，力气活。小伙子不怕出力。穿起大套靴，露天作业。冬天一身冰棱柱，夏天一身汗溪水，又脏、又累、又笨。这都没事。时间久了，最怕的是麻烦。

这些散兵游勇来之国内外。大大小小一百多种型号。各种工具在手头倒换着。倒得心烦的。还有什么工具也拧不动的时候，干脆把桶砸了。

这活儿！干得窝窝囊囊。

不干了！玩闹去吧。怎么自在怎么来。

玩闹中自寻青春的欢乐。耕耘玩闹，收获苦痛。冷眼、训斥、批判，一齐袭来：

“多少年都这样干过来了，就他们不能干？这是道地的资产阶级少爷思想在作怪……”

“现在的年轻人啊，想想解放前过的什么日子吧……”

玫瑰花从年轻工人的眼前消失了。

关哲也跟着玩了一气，却痛苦不堪。生活中并非都是玫瑰花。但他要去寻找玫瑰花。

肯定不在沉沦中，不在哀叹中。

“梅花香自苦寒来”。苦，寒，那是抗争、是奋进、是创造。生活，是创造者的艺术。

关哲想：要创造。

“关哲想干什么呢？”有人悄悄地议论着。他的工具箱里，堆满了各种型号的桶盖。

关哲笑而不答。他不想声张。“一个小学徒工想搞革新，这不是玩闹吗？”

他只是睁大眼睛在寻觅，在观察。那灼灼的目光中，充溢了疑问、渴求、思索。

一天，那灼灼的目光攫住了修表师傅的开表的工具。这是在一家百货商场里，他无意中撞上的。目光在工具上撞击出绚丽的火花。一个开油桶的“万能扳手”在这火花中诞生了。

万能扳手在车间，在全厂传开来。最后，变成图纸在一家全国性的化工刊物上出现了。

全厂惊呼起来，鸡窝里飞出金凤凰了。

玫瑰花向年轻的徒工漾出了笑靥。

关哲被芬芳包围着。但没陶醉。相反地，却陷在苦痛之中：这种变革并不复杂，只要用心，没有不成的。多少年来，却无人问津，沉缅在“出大力、流大汗”之中……

年轻的徒工心头沉甸甸地。“那就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吧！我们这代人都应该成为创造者。生活，需要创造者的艺术打扮！

从此，关哲扑向一个崭新的世界，走入艺术的殿堂。

他的目光在全车间内睃巡着。艺术的灵感不断地爆发出闪亮的火花。

产品入库。一辆满载的平板车由五个壮小伙吭哧吭哧地推来推去。每天三十多吨，累得汗流浃背，腿酸骨酥。他制造了机动三轮车。十个人的活，两个人轻轻松松地完成了。

废品回收。他自制成了自动分选上料机，甩掉了用肩膀扛上落下的铁筐。电钮一按，利利落落，轻松自如。

香皂拌料。他制成了自动计量过磅装置，甩掉了肩抬人扛。电钮一按，干干净净，准确快速。

玫瑰花在车间里一朵朵地开放了。春天属于他。春风绽开了人们感激、亲切的微笑。

现在，他又碰到了霜冻。他要制造一台自动封箱机时，他的眼前到处是带刺的蔷薇。

淑芬来了。她带来的书、工具，正是为了帮助他度过霜冻，走进春天的。

春天，你在哪里？

回眸之间，淑芬瞥见一张纸条，这是从没有关严的写字台的一个抽屉内露出来的。她随手抽出来。

第一条：早晨，上厕所……

“咯咯咯……”她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来，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咯咯不止。

这原来是关哲的一张作息时间表，详尽周到，包罗了工作、学习乃至生活的一切。这是他的脚印，也是他的心迹。

这些都属于她。透过这张时间表，她看到了春天的明净，看到了未来的彩虹……

淑芬转悠了一圈，搜了几件衣服。这还不知什么时候换下的。她把衣服放进了挎包。也许，还有那霜冻……

#### 四

关哲拖着疲乏的身子，蹒跚地走上楼梯，站在家门口。他掏出钥匙，“嗒”一声，门开了。

床就在那儿。他早想好了，一进家门，就一头扑倒在床上。太需要床了。他太累了，太困了，还有那深深的苦恼和重重的忧虑。温柔之乡，能从那里得到一些解脱吧。

他解脱不了。

自动封箱机又在眼前打开了。

这是又一个革新项目。设计、画图、制造，已经耗去了几个月的全部心血。眼看就要成功，半道上又冷不防杀出一路奇兵，拦住去路。再战。兵戎相见，难解难分，直杀得天昏地暗，遮蔽了日月，遮蔽了辰光，精疲力竭时，他想到退避家门先休整一下。

那一路奇兵又奔驰而来——两个箱边有个一百八十度的折边动作，怎么也不顺当，箱边折不起来。

奇兵横刀立马，硬是不让他通过。

他曾去请求援军。

技术员看了看，算算，摇了摇头。

老师傅摸了摸，比比划划，没有言语。

自己的阵地上，原来有个患难与共的革新小组，现在只剩下他孤军奋战了。

孤军也得奋战。征服敌人首先要征服自己。关哲，他就有这个不服输的劲！

“不自量力。人家上海、北京的大厂都搞不了，咱石家庄的这个小破厂子能行吗？”

“年轻的过呀！太狂，胆儿太大了！”

他的心里涌上一股激愤。

他的胆子是大。从小胆就大。进了工厂后胆子更大。人们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上吊的那件事。

那是关哲进厂后不久的一天，有几个人在争论：人上吊的时候，手还能再举起来吗？争来争去，相持不下。有人提议：